

今年上海书展已落下帷幕，但似乎仍有必要借书香绕梁之际思考一下我们与书籍之间的关系。

即使作为书迷，生活中也有两类书是往往被我们忽视的。

第一类就是各类专业学习、考证、考级用的复习参考书。为了取得某一项专业技能、国家资格，为了取得进入某一专业领域的敲门砖，购买相关领域的复习参考书显然是“刚需”。购书的目的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则是改变命运。数册薄书，竟然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使命。

请善待我们的书

殷骏

笔者认识不少各类考生，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成功都未离开曾经堆成小山的复习参考书。然而，伴随着孩子们的成功，那些复习参考书的命运又怎么样了？每年高考结束之后不少高考考生将复习书撕碎后任其抛撒；考取上述资格、专业技能级别的考生低价甚至无偿转让复习参考书，这种转让行为甚至经常发生在大学的同专业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之间。在这些行为背后，很难看出这些书籍的第一个购买人兼读者对书的爱护和珍惜，在他们眼里，考试合格之后，这些书就等同于可回收甚至可以牟利的废旧物品甚至是垃圾。实际上，即便是在考试合格之后，上述复习参考书仍然有常看常新、温故知新的价值，每一册这样的书里都必然包含有读者不甚熟知或者尚未完全掌握的知识内容。当这些考生如愿以偿后再次翻开这些书籍时，你是否有一种见到重逢老友的愉悦之情呢？你是否甚至会有一种感恩呢？

另一种书是工具书。工具书的种类繁多，几乎涵盖所有职业、生活领域。人们阅读工具书，虽谈不上功利的目的，但至少也是因为有了急用。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们就会出现。当我们每次因为阅读（使用）了工具书而解决了某一项问题、了解了某一个知识之后，大都急于把这种进展反馈到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去，再往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在下次急用到来之前，我们可能不再会想起它们，而如果所谓“急用”不再有下次时，它们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甚至不需要出现。尽管如此，它们无疑发挥了便利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作用，它们就像我们忠实的助手（仆人）一样，一旦我们需要它们时它们会及时出现，而在我们不需要它们时它们就不会随意出现，而是默默待于屋内某一处地方，对转瞬之间的人情冷暖甘之如饴。那么，当你遭遇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急用，并再次翻开这些工具书时，你是否感受到一种见到久别亲人的愉悦之情呢？当你在拂去积于书架表面灰尘后偶然与它们相遇时，你是否甚至会有一种感恩、感谢它们忠心耿耿、随时为我们排忧解难而又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呢？

书展年年都办，购书平台、手段更是不一而足，购书容易爱书难，请善待你购买或者受赠的每一本书。



那些纸张黄黄的、页数厚厚的地方志里有好看的、精彩的故事吗？“有！”一次，我与地方志专家吕志伟先生闲聊时，他肯定地回答我。他说，据地方志记载，在古代上海地区曾经有老虎出没，并经常伤害路人乃至牲畜。

果然，在《石冈广福合志》里最早记载了上海地区有老虎的事实：时间是元末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月。那天，有两只老虎闯入了今上海宝山顾村镇的广福村，伤害人畜。村民群起打虎，结果打死一只，逃走一只。

当时，老虎对人畜的危害很大。志书上常有老虎伤人的记载。明正德十年（1515）夏四月十一日，一只老虎窜至娄塘镇合浦门外，“咬伤四五人”。而伤人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明正德二年（1437）。据光绪《宝山县志》记载，那几天，在嘉定和宝山被老虎咬伤咬伤的竟有65人。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敢外出种地，致使农田荒芜。此事惊动了官府，逐级上报，直达京城。皇帝立即下令捕杀老虎。吴淞所千户王庆和丞张奎奉命带领十名勇士前往宝山，不久就将危害人畜的两只老虎捕杀，为老百姓除了害。

当时，在驱除虎患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了一个打虎英雄。据《川沙县志》记载，明朝有一位金山卫指挥，名叫侯端。他刚毅勇

猛，武艺高强。明正德十二年（1447），在六团地区，老虎接连咬死十余人，吃掉牛马上百头。村民们昼夜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侯端闻听虎患后，哈哈一笑道：“虎自来送死，我当除之。”

那日，侯端骑马来到老虎出没的地方时，战马被恶虎的气味吓得不敢前行。侯端下马，提棍迎上前去。当那只白眉猛虎蹿出草丛时，随从们均大为惊骇，唯有侯端独自靠近老虎，猛听得他大吼一声，一棍向老虎的腰部扫去。老虎大叫一声后，顷刻倒地而亡。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人们为了记住侯端的功劳，就把他的杀虎处称为“侯公墩”。而将距此半里处的宰割恶虎的地方称为“杀虎墩”，并刻石碑纪念。

翻阅方志，你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倭寇侵略祸害上海的故事。最早是元代末年的一批倭寇，非常疯狂，接连侵略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沿海各地。据清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元泰定元年六月六日，倭寇侵袭上海，残忍地杀害600多当地百姓。后来，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海又连连倭寇抢掠，非常惨烈。倭寇甚至还掳走大批男女村民，男的做苦役，女的遭奸淫，有不

从者即推入河中，溺死者达数百人。

倭寇的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反抗，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起了上海县城墙。从此，上海军民可以有效地抵御倭寇的侵袭。据《南市区志》讲述，嘉靖三十四年（1555）数千倭寇在黄浦江上岸后，猛攻上海县城。上海军民立即予以迎头痛击。当时有一骑白马倭寇，十分狂妄，交战中，被我守城兵士陈瑞一刀斩于马下，吓得其余倭寇纷纷逃走。

壮观！震撼！从青海湖北岸刚察县泉吉乡泉吉河边的观景台朝河里望去，洄游的湟鱼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美景象。

它们挤在水势较为和缓的水面，放慢了节奏，似乎在稍稍休息，准备朝湍急的河段进击。上午下过雨，水流比平时要急一些，但是，数以万计的湟鱼依然不屈不挠、坚韧顽强地逆流而上，有些鱼已经越过了石阶，可惜又被水流冲了下去，然而，就像后浪推前浪一般，接续不断的鱼群似乎根本不知道还有被强行冲下去这回事，照样向上涌动不止。

湟鱼洄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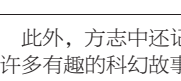
——景视微言

任向阳

有的如箭一般激射而过，有的腾起于惊涛之上，有的急速地摆动尾巴贴着砾石向上游，有的不巧摔落在硬石上昏然而滑走，有的一跃而上轻松越过。那不断跳跃又过关的湟鱼，似一发发炮弹，迅捷而又密集地出现，那本来由水流冲击河石而溅起的水花，和黑色鱼身和淡黄色的鱼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水冲河床的流动声和鱼划逆水的游动声已经融为一体，分不清哪种声音更为激昂。“冲啊！冲！冲啊！”阿弟不禁为这无数奋而上的湟鱼呼喊起来。

湟鱼是青海湖特有的鱼类，因为无鳞，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原本，它与远祖黄河鲤鱼一样是有鳞的，13万年之

前，地质的运动使青海湖成了闭塞湖，湖水也演变成了咸水湖，为了生存下去，原先的黄河鲤鱼变成了湟鱼。就这样，原来的淡水鱼慢慢变成了得以在高盐度、高碱度的青海湖中生存的奇迹之鱼。然而，由于湟鱼的前世是淡水鱼，因此它喜欢在淡水中产卵并繁殖后代，所以生成了洄游到淡水之中的习性。每年6月至8月，冰雪消融且雨水增多，与青海湖相连的沙柳河、泉吉河、哈尔盖河等河流的水量增加，湟鱼随之洄游。导游说，如果湟鱼在繁育期不能摆脱高盐高碱的湖水，其性腺就无法发育成熟。为了传宗接代，它们必须洄游到淡水之中去产卵、繁育。在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征途上，充满了艰险、充满了不确定性。水流加大，会把它们冲回很远的途经之处；嶙峋的水石，会让湟鱼撞死、摔死；伺机而动的的水鸟，会将湟鱼猎食；十多公里乃至百余公里的进击，会让体力不济者衰亡；那高低不平的坡坎，不时横亘着严峻的考验。千磨万砺体愈健，千冲万击仍向前！湟鱼的繁衍之旅，是不畏艰险的拼搏之战。阿弟震惊于眼前的景象，更赞叹湟鱼对自然和生命规律的尊重与遵从：身处咸碱湖中而能由不适应、不习惯，到忍得住、能生存，本性未改而能在洄游途中勇奋进、敢拼搏，至柔与至刚，在生命历程中奏出了澎湃的交响！



此外，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有趣的科幻故事。

前不久，我在读马小星那本谈龙的书时，偶然看到一些古代方志中有讲述疑似“飞碟”的故事。只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古人将“飞碟”称作为“大蛙”、“巨蛙”或“老蛙”。其实，这两件物品都是呈扁圆形，上下两端隆起，非常相似。早在光绪《月浦志》中就记载说，明万历年前，经常有一个“珠光烛天”的“大蛙”，出现在宝山县城西北的采淘港上空。它“大

如高阜”，火焰方圆达一里许。后于万历年间移向东海。清乾隆《吴县志》也曾记有，明嘉靖二年六月，有一“巨蛙”在太湖水面“旋转如风，仰喷其涎亦数十丈”。青浦朱家角镇的《珠里小志》也曾记有：“放生桥下旧有老蛙，长二丈许，时浮水面。”中秋月明之际，渔人常见“老蛙”屹立波心，光芒四射……

当然，这些方志以及其他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只是提供了一些有关古代“飞碟”的史料，其中还有不少当时“目击者”的描述。但是否一定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飞碟”，当然需要经过科学家的研究，才能有最后的定论。然而，对我们广大科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来说，方志中的这些记载和研究的故事倒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的宝贵资料。



方志里的故事真精彩。尤其在夏天，斜倚在家中的躺椅上，轻摇蒲扇，读几篇方志中的故事，神游在历史的时空里，徜徉在神奇的科学世界中，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我喜欢摄影，但更喜欢微距摄影，在刚接触摄影的时候，我就被一幅幅微距摄影所吸引。

我拍摄微距摄影，至今已经十来年，经常去各地拍摄各种虫子。每个地方的虫子品种不一样，想要拍不同的动态，就要半夜三更拍摄，因为那时候的虫子正在睡觉，不会乱飞；如果白天拍摄的话就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等待，而且有一点风它就会动（白天的虫子好动，没等你接近几米距离它就飞了，当然还得看运气好坏，运气不好时它们感应到你的存在就飞了），故没有一两个小时是拍不好的。所以想拍不一样的虫子，最好是晚上打灯拍，在弱光的时候拍。选用LED手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尽

夜拍精灵舞者

贾宏毅

量上三脚架，成功率较高。这个微距摄影，正好是朝生暮死的蜉蝣落在玻璃上。我用一个手电在虫虫的后侧面打光，另一个在前面打光，记录了它的靓影。刚羽化出来的蜉蝣很嫩，注意翅膀要透明，不要过曝；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光的变化和手电的角度、距离。拍摄主体的时候，注意焦平面的变化，简单说就是对焦要在眼睛上，镜头与虫虫的身体侧面形成90度角时，以保证虫虫的眼睛和身体翅膀都清楚；光圈也不要太小，保持虫虫身体清楚就可以了；后面尽量梦幻点，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拍摄参数：F/6.3 1/200秒，ISO：800。测光模式：中心重点测光。快门优先。尼康D700+适马150-2.8D微距镜头。

七夕会

七夕会，正是朝生暮死的蜉蝣落在玻璃上。我用一个手电在虫虫的后侧面打光，另一个在前面打光，记录了它的靓影。刚羽化出来的蜉蝣很嫩，注意翅膀要透明，不要过曝；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光的变化和手电的角度、距离。拍摄主体的时候，注意焦平面的变化，简单说就是对焦要在眼睛上，镜头与虫虫的身体侧面形成90度角时，以保证虫虫的眼睛和身体翅膀都清楚；光圈也不要太小，保持虫虫身体清楚就可以了；后面尽量梦幻点，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拍摄参数：F/6.3 1/200秒，ISO：800。测光模式：中心重点测光。快门优先。尼康D700+适马150-2.8D微距镜头。

医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要好的陈老师住院了，一只脚趾头发炎没了知觉，几天氧氟沙星滴液下去，重新又有痛痒，甚喜。此因“糖足”引发，瘀堵致组织坏死，即谓不通。神经末梢因此而受损，痛痒全无。此例似有悖上述医论，视角不同而已。

痛与通

詹超音

痛痒乃人体自护的感应信息，恙者不痛不痒才是不祥之兆。液化气本无味，那臭味是人为添加，以嗅察渗漏。陈老师为痛痒而欢呼，脚趾因知觉恢复说明通了，好了。恋情告急，友情出岔，心会痛，这倒是一种不通的症状；然而，就因为痛才感受到了真，才知道伤不起，一个返身，拥更紧了；伸手再度紧握，更坚定了。痛才对。

想写点什么，刚有一点灵感一会儿又没了，似空似堵。写作是需要生活体验的，痛痒的生活，感受越多越深越能写，平平淡淡的，拿什么写？怪不得文学大家汪曾祺当了“右”派会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吧？

痛是经历，是写作的源泉，痛越多泉越涌。小仲马的《茶花女》写的是富二代阿尔芒与妓女玛格丽特的恋情因世俗而告终后，双方被绞肉般的痛苦折磨着，悲痛的情感倾泻在一封封书信中。阿尔芒的原型便是小仲马自己。强烈的痛感使小仲马突然文思通达，笔墨水泻。他就这一痛，写成了惊世名著《茶花女》。痛是一种必需，甚至是骄傲。痛会励志，痛会激发潜能。痛证明通着。

家父突患脑梗，被救护车送至医院急诊室；而后，病情得以控制，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有了着落，有机会抽空观察到周围一些事。

凌晨，外面仍旧黑咕隆咚，急诊室则亮如白昼。病人们躺在床上，他们的家人脸色苍白、身心疲惫，半梦半醒地各自守候在亲人的病床边。然而，就在离家父不远处，有位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无人照料。我带着疑问走近这位孤独的患者，注意到挂在床上的卡片。当看到病人姓名就是中学同学W时，我倒抽一口冷气，头皮发麻。病人深度昏迷，无法询问，只能凭印象作进一步确认：性别相同，身高相似，年龄相仿，尽管脸上戴着氧气罩，似乎还能找到当年调皮的模样。他确实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吗？自付：“毕业几十年，怎么会在这里碰上你！”我心情沉重，不知该为老同学做些什么。挂床头输液瓶里的药水滴

尽了，患者血管里的血倒流进了输液管。我急忙按铃，又怕医务人员听不到，疾步跑去喊护士来换瓶输液水。当晚，我除了照顾家父，理应替W家属关注其输液瓶里的水位下降情况，几乎一夜没合眼。

急诊室见闻

薛松

早上，急诊室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多起来。那些为照顾病人熬夜的家属，分别由匆匆赶来的亲人接替，而W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仍然没有子女来料理。据老病友反映：“这位病人的所有财产被子女夺走，他们把父亲送到这里，丢了钱给护工，就再也没有来过。”家父出院那天，我有幸见到W女儿。她在女友陪同下到急诊室，

遭到医生训斥：“院方接二连三通知家属，你们迟迟不来。这位病人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他随时会去世。立刻让他所有子女来见最后一面，再耽误下去，你们想见都见不到他了！”医生的这一番话，触及到W女儿的内心深处，她开始流泪。身旁的女友竟这样相劝：“那些得到你爸财产的人一个都没有来，你又没有得到什么财产，哭什么哭？！”

这位垂危病人与我的同学同名同姓，长得又那么像，是这一份同学情，促使我去了解那些情况。孰料，后来问其家属病情的情况，才知原来并非同窗。此时，我稍释然，但毕竟，那也是一条人命啊！急诊室每天在上演人间的悲喜剧。急诊室是一面镜子，尤其是病人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时刻，可以照尽人性的善恶。

